

第 229 期 投稿信箱: 755792341@qq.com



# 世界文化之窗

主编: 闻喜

王方(西班牙)

## 古老肉乡愁

记得童年时代最喜欢吃的就是古老肉(又名咕嚕肉),上海珠江饭店的古老肉最令我爱不释手。

我记忆中的珠江饭店坐落在上海南京西路陕西路口,平安电影院的隔壁。虽然该饭店早经搬迁,但那珠江记忆至今存留在我的嗅觉记忆中。

我的童年和少年均居住在南京西路的金城别墅小区内,从金城出门往左拐行走10来分钟就是著名的静安寺,往右拐走10来分钟就是珠江饭店,隔壁就是平安电影院。童年时代在平安电影院看过的电影不计其数,每次去平安电影院势必先经过珠江饭店,然后进入电影院。记得当年珠江饭店的厨房就设在沿街,厨房上有个排风扇日夜不停地将厨房里的油烟味排出,我每次路过排风扇的下面都要停步驻足用鼻子猛烈吸进厨房里排出的油烟味,那真是享受,有炒味,有辣味,有酸味,有蒸味还有煎味,真可谓五味杂陈。有次站在排风扇下享受那珠江厨房排出烟味竟忘记了电影开场时间。

那年代还不至于穷得没有机会进饭店吃饭,每次我母亲带我进珠江解馋我总是要点一盘珠江的招牌菜“古老肉”。孩童时代的择味爱好就是酸和甜,古老肉的味道真是酸在嘴里甜在心里。尤其令我记忆留存的是,那肉的颜色较深,口感极脆,一口咬下就能听见包裹在肉外面的脆面粉被我牙齿击碎后发出的“嘎嘎”声响,加之酸

味和甜味的融合在口中产生的感觉,那真叫食欲快感。尽管40年过去仍旧念念不忘乃至耿耿于怀。80年代中旬我先是去了日本留学,后又移民去了西班牙,回国探亲路过平安电影院发现珠江饭店已经不复存在,当然那个让我迷恋香味的排风扇也“毛将焉附”。

每次回国上馆子聚餐我都要点一个古老肉来怀旧,但可惜的是,没有一次品尝到儿时珠江古老肉的感觉。首先是没有脆感,还有酱汁调味的味道也没有珠江的感觉。现在饭店的做法,一般都是将存放在冰箱内的半成品肉放在微波炉内打熟然后放进糖醋的酱汁中翻炒就装盘上桌。每次回国,每次在饭店用餐,每次都点古老肉,每次都让我失望,就是找不到那珠江古老肉的味道。

有人说,珠江饭店属粤菜系广帮菜,建议我去粤菜馆试试,我也去了,但都是失望而归。那珠江饭店特有的脆感和酸甜味是找不到,找不回。还有人,70年代的珠江广帮厨师都已退休,新厨师不会去钻研古老肉的做法,毕竟是盘老菜,现在点古老肉的客人少之又少,所以厨师门就把古老肉当成过场戏来处理。当下厨师都把精力放在新品种的开发上。

哦,可惜了,我的古老,我的肉。

作者简介:西班牙华裔撰稿人,《环球时报》驻西班牙记者。

面对来势汹汹的新冠肺炎疫情,美国联邦疾控中心(简称CDC)终于发出首份疫情应对指引,要求民众一定要做到勤洗手,并且使用肥皂等清洁液洗涤,时间至少要持续20秒,来回反复摩擦,指甲里面与指缝间也不能马虎。尽量让泡沫丰富,因为泡沫能够刺破新冠病毒的表层蛋白,病毒被灭活后,就会失去传染性。在公共场所,人与人之间应保持6尺社交安全距离。咳嗽打喷嚏要用手遮住口鼻,以阻挡沫沫向外散发。

说到“勤洗手”,我几乎到了神经质的地步。但为什么至少要洗20秒,我就不得而知了。自己非医务工作者人员,有些条条框框不懂反而比一知半解来得踏实,正所谓无知者无畏,省了许多担心忧愁甚至焦虑。但一点防护常识都没有,茫无头绪,也不是办法。病毒不会因你的无知而手下留情,染病住院就悔之晚矣了。认真与否由个人自己去掌握实施,就会因人而异而做出不同的应对策略来。比如说我出门在外,绝对不敢使用公共洗手间。因为纽约的抽水马桶低矮,给马桶冲水时水花四溅,粪便也带有病毒,口粪传播不是没有可能。更何况,这样污秽的交叉感染令我恶心得难以接受。在家里,我有时下意识用自来水洗手后,刚刚用纸巾抹干净双手,突然想起还没有使用肥皂,20秒的时间似乎也没有达标,赶紧又重新洗了一遍,图个心安理得。专家说,没有洗涤剂,病毒是不会被灭活的。

相信、接受并驾轻就熟习惯洗手方法步骤后,我战胜病毒的信心就多了几分,心里的紧张神经也不再绷得那么紧了。至于咳嗽打喷嚏要用手遮住口鼻,多少出于礼貌,小学时也被老师教导过,容易接受遵守。更何况我还有口罩遮蔽,这个指引显得有点儿多此一。再说,在这个肺炎病毒肆虐的时刻,我绝对不可能在公共场所,做出那个可怕且吓人的随地吐痰动作

来。谨慎又小心地遵守法律法规,注重个人形象,顾及别人的健康。无论身处何方,都是每个地球村人应具备的公德心。在公共场所,要保持6尺社交安全距离,真是令我无法把握的感慨。在某些特定场所,要做到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有时还需要别人的配合默契才行。且不说新冠病毒袭击纽约市前,我为养家糊口而照常忙碌在职场。就算是居家避疫令实施后,因为我工作是必须行业,也得间歇上班。尽管每个星期只是工作三天,加上办事购物,难免要出门频繁,出门就得使用交通工具。而乘坐公共交通地铁,无疑是我唯一的出行方式了。

疫情肆无忌惮时,就算是上下班的高峰期,乘客比疫前也减少很多,纽约市的地铁部门与时俱进,迅速做出相应的调整。由原来的10分钟一班车次,改为20分钟一班车次,让我站在月台上等候的时候,感到时间过得特别的缓慢,有些局促不安。但我能够理解,也无怨言。毕竟,地铁系统工作的员工,已经有不少人感染病毒得病,请病假在家休息,导致工作人员短缺,地铁服务班次减少就变得无可奈何。在这个危难悲伤的灰暗时候,能有地铁搭乘,助我为工作生活解忧,我已经感到幸运满足,那还敢奢望什么地铁一如既往运转呢。

早上,我如常来到地铁站闸口,手上的地铁卡竟然无法被识别,我以为闸口的擦卡槽又失灵了,再擦,仍然被拒绝。我自我反思,一瞧显示屏,原来是我的地铁卡没有余额了,尴尬异常。我刚想拍一下脑门自责,理智倏地阻止了自己举起的右手,不由自主颓唐低垂了下来。现在这个时候,双手是不得随便地、触摸自己脸上任何部位的,否则就会

让肺炎病毒有机可乘。我不得不折回到售票亭,掏出钞票正要钱和卡从售票亭的小窗口塞进去,竟然发觉钱和卡怎么也塞不进去了。“为什么关闭了窗口?”当我知道明显是售票员有意而为的时候,气急败坏地问。里面的售票员没有回答我的话,她用手一指旁边的自动柜员机说:“你到那里去充值!”我一听,有些生气。一直以来,她不是天天都现金售票的吗?今天怎么竟然变成要乘客自己动手了呢?我说:“我不懂使用柜员机,再说哪里已经有几个人排队等候了,无法保持安全社交距离!”

“你到哪里去等候!”售票员说完就不理我了。我只得来到队尾尾部站好,等了一会,一瞅依然不动的队伍,我百思不得其解。往队伍前探头张望,原来自动柜员机竟然是坏的,第一位顾客重复了几次都无法完成购票程序。我正着急,“隆隆”驶来的列车轰鸣声正由远而近,眼看着我们就要错过这个班次了,我们几个通勤乘客,七嘴八舌,焦急地瞅着售票员叫嚷:“小姐,柜员机是坏的!现在怎么办?”售票员也不答话,用手一指紧急安全出口大门,随着“咔”的一声,我们若有所悟。不用言传,也可以意会到,是售票员要网开一面放行。我们几个乘客,不约而同从紧急门走进地铁闸口,然后小跑着拾级去月台。走进地铁车厢,我尴尬不已,自己竟然在这样的境况下,乘了一趟免费地铁。

到达目的地,我没有忘记给地铁卡充值,因为自己下班后还要使用它。找售票亭的售票员购买,窗口依然紧闭,售票员婉拒说:“请使用柜员机。”我虽茫然,也只好照办,排队等了十分钟才轮到我。好在眼前这个自动柜员机敏捷灵

许定基(美国·纽约)

## 忧伤的距离

活,不用半分钟就完成购票程序,比售票员还快,始料不及。我庆幸着正要离去,突然一个女子挡在我的身后,用中文说:“售票员不卖票,我又不英语,你帮我充值好吗?”

我循声望去,发觉对方是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子,正站在我身后焦急。我吃惊不小,自己和她竟然没有保持6尺社交安全距离,令我当即生出被陌生人感染的担忧和反感来。但好在对方也和我一样,帽子、眼镜、口罩、手套,全副武装。站在我身后相信已经超过几分钟了,如果说要感染,以病毒几十秒就可以完成的感染力,在这个时间里足足可以感染了几次,现在再害怕显然于事无补。想想在这个人人恨不得钻进地下室避疫的惶恐时候,我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冒险出行工作,我心中竟然泛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来,惻隐之心顿生。

“你要充值多少钱?”鬼使神差,我接过对方的地铁卡问。

“20元!”女子冲我笑了笑。不用化费半分钟,我就将充值完成的地铁卡交到女子手上。

“谢谢你!”女子用感激的语气说。尽管我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我听得出她的语气很辛酸。

晚上上网一查我才知道,纽约地铁系统的员工,因感染肺炎病毒而病死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人,令我恐惧和震惊。我猜,难道地铁售票员的临时“罢工”,就是为了实施社交安全距离?!

6尺的社交安全距离,顿时让我感到心酸和悲伤,一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熟睡。

作者简介:祖籍广东开平,现居纽约。先后发表小说、散文和随笔过百篇,著有散文集《情牵曼哈顿》等。

活,不用半分钟就完成购票程序,比售票员还快,始料不及。我庆幸着正要离去,突然一个女子挡在我的身后,用中文说:“售票员不卖票,我又不英语,你帮我充值好吗?”

我循声望去,发觉对方是一个穿着时髦的女子,正站在我身后焦急。我吃惊不小,自己和她竟然没有保持6尺社交安全距离,令我当即生出被陌生人感染的担忧和反感来。但好在对方也和我一样,帽子、眼镜、口罩、手套,全副武装。站在我身后相信已经超过几分钟了,如果说要感染,以病毒几十秒就可以完成的感染力,在这个时间里足足可以感染了几次,现在再害怕显然于事无补。想想在这个人人恨不得钻进地下室避疫的惶恐时候,我们为了生活,不得不冒险出行工作,我心中竟然泛起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忧伤来,惻隐之心顿生。

“你要充值多少钱?”鬼使神差,我接过对方的地铁卡问。

“20元!”女子冲我笑了笑。不用化费半分钟,我就将充值完成的地铁卡交到女子手上。

“谢谢你!”女子用感激的语气说。尽管我看不清对方的脸,但我听得出她的语气很辛酸。

晚上上网一查我才知道,纽约地铁系统的员工,因感染肺炎病毒而病死的人数已经超过百人,令我恐惧和震惊。我猜,难道地铁售票员的临时“罢工”,就是为了实施社交安全距离?!

6尺的社交安全距离,顿时让我感到心酸和悲伤,一夜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熟睡。

作者简介:祖籍广东开平,现居纽约。先后发表小说、散文和随笔过百篇,著有散文集《情牵曼哈顿》等。

静好(英国)

## 疫情下的英伦真实生活

宅家日记 Day 378

4月4日,星期天,晴。

今天早餐后,先生就请儿子帮我们检查前屋的雨水管道,清除里面的落叶等杂物,若雨水管道有杂物堵塞,下雨时雨水就不能顺畅流入下水道而四溢。

我以前不懂这些,我们住的这个房子十年了,前年开始前屋的雨水管道被堵,下大雨时,雨水倾盆而下。先生自己不方便登上梯子去清理,等儿子回家时才请儿子帮忙清理的。

从前年到今年,我家的雨水管道又有两年没有清理了,可能又被堵塞了。趁着儿子这次回家,先生赶紧请儿子帮忙清理。

儿子登上梯子仔细检查后说:雨水管道没什么垃圾,但这个连接处有一裂纹。先生请儿子先用透明胶带把裂缝粘上,他说等疫情结束后再请人来更换。

当儿子处理完前面的雨水管道,我要他再去检查后面的玻璃房的雨水管道。儿子认真地检查了所有的雨水管道后说:后面的没问题。谢谢儿子,今年雨季来临时,我们的雨水管道应该不会漏水了。

儿子是昨天下午回家的,在他出发前,他发了一个短信告知我他出发了,收到他的短信,我千叮咛万嘱咐要他带好水和食物,中途需停车时请停在路边休息,不要去人多的Service。儿子听话的一一答应着。

儿子在英国南部上班,开车回家要3个多小时,平时他一般开到中途时会去高速公

路旁的Service(服务中心)休息一会,买杯茶喝等等。

知道儿子要回家,我们很高兴,早早地去中国和英国多家超市买了很多儿子喜欢吃的食物。星期六一早我就开始做准备,洗、切、煮、蒸,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对儿子的爱是真真切切,落实到实处。

下午四点左右,儿子回家了。看到一年多没有见面的儿子,我们很兴奋。因为疫情,儿子宅家上班一年多,少外出锻炼,儿子长胖了一些,但只要儿子健康,稍微胖一点没问题,且根据他的身高,这个身材正好,男子汉是要身材魁梧一点。

我迎儿子进门,让他放下简单的行李,然后问:你路上休息了吗?吃东西了吗?儿子回答说:没休息也没吃食物。我又问:你饿了吧?我蒸的糯米排骨正好已经好了,先吃一碗吧?儿子说:好。

我立刻去厨房为儿子盛一碗香喷喷的糯米蒸排骨,儿子则到厨房去清洗双手。我把热腾腾的排骨端到餐桌上,让儿子吃。儿子道了谢,开始吃,看着儿子津津有味地吃着,我很开心。母亲对儿子的爱,简单到就是为他煮一顿美食,然后看着他吃,那份幸福与满足感无与伦比。

先生见儿子回来,也是很开心,他挨着儿子坐,边看着儿子吃,边和儿子聊天,问儿子的工作、公司的义务、发展,儿子的近期打算等等。从他们的聊天中得知儿子的公司前段时间也有几个

职员被感染了新冠病毒,但现在都已康复并已正常上班。儿子公司办公室在疫情期间已重新装修,公司高层决定等疫情好转后,职员仍是要回公司上班。听到这个消息,我很赞同,回公司上班,更有归属感,儿子每天需上下班,可以多出去呼吸新鲜空气。基于公司的新决定,儿子决定在公司附近买房,我很支持儿子的这个决定,因为离公司近,上下班时开车不需很久的时间;如果天气好,还可以步行上下班,锻炼身体。

儿子吃完食物、休息了一会后就帮先生清理电脑,这是每次儿子回家的必备工作。在帮先生清理完电脑后,儿子问我:妈,你的电脑有问题吗?需要清理吗?我的电脑因为儿子在前一段时间,已经远程帮我清理了一次,现在运行很好,暂时没有问题。于是我回复儿子:谢谢,我的电脑暂没问题。儿子又看看我的电脑说:妈,你的这台电脑很老了,应该有十年了吧?下次回家帮你带一台新电脑。我说:谢谢,好。我的这台电脑应该没有十年,且我现在什么都是用手机操作,电脑用得少,所以没有经常更换,能上网能编辑文档就行。

晚餐我为儿子煮了一大桌美味佳肴,陪着儿子吃,儿子吃得开心我就很满足。

儿子回家,一家人围桌吃饭,说说笑笑,开开心心,幸福就这样简单。有时候,天伦之乐是任何美好都无法替代的……

作者简介:原名王静,英籍华人。现任海外凤凰诗社副社长兼双语主编等职。

李双(澳大利亚·墨尔本)

## 吃“爱国猪”

天下美味,唯有红烧肉、回锅肉、烧肥肠、炖脑花。到了澳洲,扑上餐桌,只有白米干饭,和十几样怪菜,半点都豪迈不起来。

赶紧冲进超市,买猪肉,选膘厚的;买蹄髈,挑肥胖的。至于脑花肥肠之类,统统不见踪影。明明是超级生态内脏啊,全部埋进了地沟?猪肉蹄髈提回家,洗好切好,想红烧,那不行,白晃晃一块一块的,还腥骚。非常让人皱眉头。

怎么回事啊?

正好堂弟来串门,我们聊开了。堂弟前些年跟随县里的劳务输出队,来到澳洲打工,担纲肉食公司屠宰工。肉食公司在偏远地区,当地员工很少,主要是持工作签证的海外勇士。月薪25刀,周末双薪;年薪约为54,000澳币。屠宰工之外,还有剔骨工——就是分解屠宰完成的整猪,整牛,整羊,分装后提供给经销商。

我问他澳洲猪肉为什么臭?是不是猪种不同?

这一打听才知道,一,当地猪种是大白猪、大黑猪、约克夏、长白猪、汉普夏猪、杜洛克、巴克夏,和世界各国差不多。二,公猪有两种荷尔蒙:雄酯酮和粪臭素,有浓重的骚味,像野猪似的。中国的公猪,从小就被阉割了,失去了夫权父权等猪权,所以骚味锐减百分之八十,留二十,表示自己还是猪,而不是冬瓜。而母猪的骚味就小很多,不需要特别处理。这让我想到男人和女人,一个气味大,汗是臭汗;一个气味小,汗是香汗。怪不得人类对自己的阉割,首先是选男人动刀的。

在澳洲,人们绝不会为了口感,而放飞自我,侵犯猪权,因为禁止

阉割是硬性规定。所以公猪有权拥有雄酯酮和粪臭素,即,浓重的骚味,将伴其一生,死而后已。不光是猪,牛羊也一样。不阉割,让它膻,不膻还不是牛不是羊呢!

但是澳洲人也不喜欢骚味。他们绞尽脑汁,挖空心思,采用注射免疫法,使公猪傻傻地只长个子,少产生荷尔蒙。这样做,骚味能减少,最多减百分之四五十。正因为除骚不尽,顾客就知道,猪的动物福利得到了保障,有一定的生活质量,是以猪道主义方式离开猪世的,死得有尊严!他们认为,每一头猪,都是为了人民利益而死的,这种死,重于泰山,值得信任——买肉!

杀猪,不是一刀刺进脖子,而是电晕,或二氧化碳熏晕。总之,确认晕过去了,没有知觉了,不是装睡,才放血。没法!年纪轻轻就死了,还是“少年”呢。可惜的是,没人吃猪血,血都进垃圾场了。

若是买到母猪肉,骚味会小一些。华人店常卖母猪肉。

堂弟很适应这种讲猪道的屠宰方式,熟悉各种猪,变成了一个爱岗敬业,知识渊博的人。

大致就这么个情况。如果怕骚,虽然面对超级生态猪,同样吃不成!

我怀念东方之猪,心系国产红烧肉、回锅肉、烧肥肠、炖脑花,馋劲长年累月大发作。憋了一年,又憋了一年,实在憋不住了,再憋要晕厥了。只好星夜飞回国内。觉得就这样撤退,没有面子!灵机一动,便安慰自己:以后天天拉动内需,吃的是“爱国猪”!

作者简介:生于贵阳,后居成都,现居墨尔本。曾任报社编辑、记者。